

學海類編

第八冊



春秋金鎖匙卷上

元 新安趙 沆 著

元年春王正月

隱

春秋書元年自隱公始春秋書王正月亦自隱公始
元年云者謹人君繼世體元之始也王正月者謹天
下奉周正朔之始也一則存一國之體一則存一王
之體春秋嚴矣

無駭帥師入極

隱二年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桓

十一年

春秋以前征伐之權不下于大夫也而大夫專兵自無駭之帥師入極始春秋以前禮樂之權不下于大夫也而大夫專盟自柔之會宋盟折始聖人于無駭去其氏者謹大夫專兵之始也於柔去其氏者謹大夫專盟之始也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莊十三年宋人齊人邾人伐邾十五年

伯主專天下禮樂之權自齊桓北杏之會始伯主專天下征伐之權自齊桓伐邾之役始春秋于北杏之

會人四國之君者貶其從伯之始所以不與伯主禮樂之權也于伐邾之役加宋于齊之上者謹其搜諸侯之始所以不與伯主以征伐之權也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隱三年蔡侯鄭伯會于鄧桓二年

齊楚爭鄭之勢成于莊僖之世而其機萌于隱桓之時春秋書石門之盟者謹鄭從齊之始也書鄧之會者謹鄭懼楚之始也

滕侯薛侯來朝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春秋書朝者三十六而滕薛之朝爲之始滅國三十

六而許之滅爲之始是邦交兵交之變也非天子不
旅見以諸侯而旅見于諸侯可乎許無罪而覆宗亡
國至分爲東西偏亦甚矣春秋特以旅見書憂朝覲
之始變也不以滅許書而以入許書憂封建之始壞
也是特筆也是隱辭也

公至自唐

桓二年

公至自伐鄭

十六年

戎盟唐而至自唐爲致會之始伐鄭至自伐鄭爲致
伐之始交夷狄于會盟者非義之禮也納厲公于會
伐者非義之威也魯雖有非義之禮而春秋則不忍

虧中國之禮故書至自唐危之也魯雖有非義之威
而春秋則不忍虧中國之威故書至自伐鄭不得意
皆謹始之書也

季孫行父

至

戰于鞏

成二年

季孫宿叔老

至

會于向

襄

十四年

春秋以來大夫帥師者有矣未有四卿帥師者也四
卿帥師自成公二年于鞏之戰始大夫列會者有矣
未有二卿列會者也二卿列會自襄公十四年于向
之會始春秋之法將稱元帥使舉上客而二卿列會

四卿帥師所以著大夫之張也亦以謹其始也

元年春王正月隱元年西狩獲麟哀十四年

春秋之作所以明王道者也大而禮樂政刑聖人蓋律之以文武成康之盛小而紀綱法度聖人又律之以文武成康之盛也蓋甚欲王道之復行于天下也作始于王正月之一語以王道正春秋之始也以爲由是而尚可以爲成康之盛也奈何天下之事不能盡如聖人之意內而諸侯不奉一王之法外而夷狄不奉一人之法然猶未有以知王道之果不可行也

至于麟出焉然後知王道之無徵也絕筆于西狩獲麟之一語以天道正春秋之終也以爲占之于天必將有戰國之衰也

齊鄭盟于石門隱三年荆敗蔡師于莘莊十年晉師虞

師滅下陽僖二年吳伐郟成七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定

十四年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哀十一年公會晉

侯及吳子于黃池哀十三年楚公子申帥師伐陳哀十

三年於越入吳哀十三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哀十三

年

成春秋二百年之世變者齊為之首也楚為之次也
 其次晉也其次吳也越又其次者也天下無齊晉楚
 吳越春秋不作可也石門之盟齊患之始也敗蔡之
 師楚患之始也下陽之滅晉患之始也伐鄭之役吳
 患之始也檇李之敗越患之始也艾陵之戰齊患之
 終也黃池之會吳患之終也伐陳之役楚患之終也
 入吳之舉越患之終也侵衛之舉晉患之終也然一
 變之始未也三五強國紛紜縱橫猶相望于二百年
 閒此春秋之所以猶得為春秋者也及世變之已極

也三五強國交舉迭作遂見于不數年之閒此春秋
 之所以不復可為春秋者也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桓五年 齊侯衛侯伐晉 哀元

年

春秋之所以得也為天下之無王也春秋之所以終
 也為天下之無伯也春秋之初周為天下之共主而
 鄭伯不朝至取勤王之伐則天下無王之禍鄭實為
 之也春秋之終晉為中國伯主而齊不服至取晉國
 之伐則天下無伯之禍齊實為之也一則無王一則

無伯此固春秋之所以始終也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桓五年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

于王城

春秋之所以得為春秋之初者以王室猶能自至于天下而諸侯猶知以臣從君之義也春秋之所以遂為春秋之終者以王室不能自立于天下而不能不有賴于臣下之扶持也始則從王終則以王亦可見為春秋世變之始終矣

莒人入向 隱二年 鄭人伐衛 隱二年 楚公子申伐陳 哀

十三年於越入吳 定五年

春秋書入國之事凡二十有一而始于入向終于入吳書伐國之事凡二百十有三而始于伐衛終于伐陳聖人于莒人以入向書于鄭人以伐衛書者所以正世變之始也于越以入吳書于楚人以伐陳書者所以正世變之終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桓十四年 齊高子來盟 閔二年 楚

屈完來盟于師 僖四年 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宣七年

來盟不書而春秋必書鄭語高子衛良夫之來盟者

所以詳內錄也來盟不書而春秋必書楚屈完之來盟者所以為大中夏也詳內錄者備一國之體也大

中夏者謹天下之變也

鄭人來輸平 隱六年

宋人及楚人平 宣十五年

暨齊平

昭七年

及齊平

定十年

及鄭平

定十一年

平不書必有關於我魯而後書外平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大故而後書由鄭人之輸平以至于暨齊平及鄭平之事皆無關於天下之大故者也而春秋必書之者以其有關於我魯也來輸平之後暨齊平之

前其事非有關於我魯者也而春秋亦必書之者以其有關於天下之大故也

及宋人盟于宿

隱元年

公及齊大夫盟于饒

莊九年

及

齊高傒盟于防

莊二十二年

及晉處父盟

文二年

及盟未有不書其人之姓氏者書其人之姓氏者義繫于其人也若盟宿而書宋人則微者而名氏未登于史冊也盟防而書高傒盟晉而書處父則意在抑二子之敢于上抗也不書其人之姓氏者義不繫于其人也于饒之盟上不同于宿之盟下不同于高傒

處父之例春秋蓋深惡大夫之專而謹其自齊始也

及齊高傒盟于防

莊二十二年

及晉處父盟

文二年

及荀庚盟

成三年

及孫良夫盟

成三年

及盟而書其地者盟于國都之外也高傒之盟是也

及盟而書其地者盟于吾國之都也荀良夫之盟是

也至若處父之盟則與高傒盟防相似而非荀庚良

夫之比矣春秋書之不例于高傒盟防之法而例于

荀庚良夫之法者不忍使我公往晉而與處父盟也

會于溫諸侯遂圍許

僖二十八年

公如京師公自京師

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公

至自伐秦

成十三年

春秋之法前事大則以前事致後事大則以後事致

晉文會溫之後諸侯有圍許之師圍許之事蓋大于

會溫也春秋致圍許而不致會以圍許之事為大也

以諸侯猶能奉王法也成公如京之後諸侯有伐秦

之舉伐秦之事不大于如京也春秋致伐秦而不致

如京非以伐秦之事為大也以諸侯為急于徇伯主

也

公會齊侯至侵蔡遂伐楚公至自伐楚僖四年公會齊

侯至伐鄭諸侯遂救許公至自伐鄭僖六年

中國之患楚為之齊桓是以有伐楚之師而伐楚之先則有侵蔡之役楚人之患鄭為之齊桓是以有伐鄭之師而伐鄭之後則有救許之役春秋前則不以侵蔡致而以伐楚致者以伐楚之事為大于侵蔡也聖人惡楚之心甚于惡蔡也後則不以救許致而以伐鄭致者非以伐鄭之義為大于救許也聖人惡鄭之心甚于惡許也

遂伐楚盟于召陵公至自伐楚僖四年公會晉侯至伐

鄭會于

蕭魚公至自會襄十一年

春秋于齊桓不致以盟于召陵而致以伐楚者聖人以齊桓之所以服楚者在于入國之伐有以挫其志而不在于召陵之盟有以得其心也蓋王貢不供受以為罪有不待于盟于召陵之日也於晉悼不致以伐鄭之師而致於蕭魚者聖人以晉悼之所以服鄭者在于蕭魚之會有以懷其心而不在于伐鄭之師有

以挫其志也蓋樂器車甲以賂晉侯有以待于蕭魚
既會之時也君子觀乎我魯史之書而二伯成功之
實為不可掩矣

侵蔡遂伐楚公至自伐楚 僖四年 公如京師遂會晉侯

至伐秦公至自伐秦 成十三年

齊桓以侵蔡伐楚二事出疆而告至之書春秋舍前
事而錄後事者聖人非以蔡人附楚擾夏之罪為可
恕也以齊桓之本志在于伐楚也晉厲以如京伐秦
二事出疆而告至之書春秋舍前事而錄後事者聖

人非以相率朝王之事為非禮也以晉厲之本志在

于伐秦也

遂伐楚盟于召陵 僖四年 公會劉子晉侯 至 于召陵侵

楚 定四年

既伐之後而盟則盟者所以收伐之功也未伐之先
而有會則會者所以開伐之端也齊桓率諸侯以伐
楚而後為召陵之盟則召陵之盟不過收遂伐之成
功而非以謀諸侯之不協也晉昭合諸侯以伐楚而
先為召陵之會則召陵之會所以謀諸侯之不協而

非以收侵楚之成功也

公會齊侯宋公至侵蔡遂伐楚僖四年晉陽處父伐楚

以救江文三年

終春秋一經伐楚之書惟齊桓與晉襄有之耳聖人
不以侵蔡繫之伐楚之下而加于其上者以伐楚為
因侵蔡而行也所以著桓公之御夷狄者為有其道
也不以救江加之伐楚之上而繫之其下者非以救
江為因伐楚而行也所以著晉襄之救與國為非其
道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僖元年叔孫豹救晉次

于雍榆襄二十三年

不曰救邢次于聶北而以救邢繫于次之下者蓋後
言救則是猶有救患之心聖人以為桓之救邢終不
至如他人之以次而遂無心以救患者也不曰次于
雍榆以救晉而以救晉加于次之上者蓋後不言救
則是終無救患之心聖人以為豹之救晉不能如齊
桓之既次而猶有心于救患者也觀于春秋書以先
後之異而其心同異可攷矣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僖三年自十二月不雨至

于秋七月文二年

不雨每時而一書者閔雨也不雨歷時而總書者不憂雨也春秋喜其有志乎民故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辭繁而不削者以著其勤于民也春秋惡其無志乎民故自十二月不雨至秋七月而書辭簡不贅者以著其慢于民也惟其閔雨故夏四月之下繼之曰不雨惟其不憂雨故秋七月而下不書不雨筆削之旨明矣

遂伐楚次于陘僖四年次于厥貉伐麋文十年十一年

不言次于陘伐楚而以伐楚繫次陘之上者蓋既伐之後而次則其次為有整兵慎戰之意不言伐麋次于厥貉而以次厥貉加于伐麋之上者蓋未伐之先而次則其次為有聲威恐人之意齊桓以伐楚之後次于陘而君子以其次為善者以齊為能修文告以威敵也楚子未伐麋之先次于厥貉而君子不以其次為善者以楚為藏禍心以憑夏也

公救成至遇襄十五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襄

救成而至遇其事與救晉次于雍榆無以大相遠也而春秋于救成以至遇書而不以次書者聖人以為襄公之于成實有救之之心第畏齊而不敢進非終無此心而外為是以欺人也于救晉以次于雍榆書而不以至書者聖人以為襄公之于晉實無救之之心第欲掠取為義之名非畏齊而不敢進者之比也蓋至者至此之謂也他日之進固未可知也次者止此而已他日之不進固可前知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僖元年

遂次于匡公孫

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僖十五年

後言次而先序三國之師是三國之次于聶北以救邢而次也先言次而後舉救徐之大夫是諸侯之次于匡不以救徐而次也以救邢而次者伯主拯患之不篤也不以救徐而次者伯主號令之不嚴也拯患之不篤而號令之猶嚴此所以為伯主之始號令之不嚴而拯患之不篤此所以為伯主之終

齊師宋師次于郎

莊十年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文十年

齊次于郎齊創伯之難也次于厥貉楚爭伯之難也人心之天始不忍于無王而決于從伯故齊桓創伯之為難人心之天終不忍于無伯而決于從夷故楚子爭伯之為難惟齊桓之創伯難故以次于郎書惟楚子之爭伯難故以次于厥貉書蓋次者人心不決于去就之義也

圍宋彭城 襄元年 遂城虎牢 襄二年

以伯主攘夷狄則中國之地非夷狄所得專以伯主討不服從之國則天下之險非諸侯之所得私是故

彭城非宋所有也伯主為宋討則還繫之宋虎牢本鄭地伯主當討鄭則不繫之鄭一筆一削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莊二十八年 公子遂如楚乞師 僖二十六年

不曰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蓋先言告糴則其情急後言告糴則其情緩聖人急其辭于告糴之書者深譏魯之君臣政事不修遇事苟且非所以為國也不曰乞師于楚而曰如楚乞師蓋先言乞師則其情

急後言乞師則其情緩聖人緩其辭于乞師之書者不忍言中國之諸侯有求于夷狄如此其急也

圍宋彭城 襄元年 圍戚 哀三年

不曰圍彭城而曰宋彭城者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不曰圍衛而止曰戚者不與齊衛二國之大夫助子以圍父也春秋之微意也

諸侯城緣陵 僖十四年 仲孫羯會晉荀盈 至城杞 襄二

十九年

齊桓之城杞也公其心于救天下之患者也晉平之

城杞也私其心于救一國之患者也惟大公其心于救天下之患故緣陵之城以諸侯書其意若曰諸侯同心于救天下之患其書不可以一二序也惟夫私其心于救一國之患故城杞之城列序諸侯其意若曰諸侯無心于救一國之患不容以先後序也均之為城杞也而春秋所書若此得非以公心救患者非私心救患者所可比也

戍陳 襄五年 戍鄭虎牢 襄十年

悼公之戍陳也實欲斷荆楚之路以為蔽陳也非駐

師扼險以恐陳也悼公之戍鄭也實欲駐師扼險以逼鄭也非斷荆楚之路以為鄭蔽也悼公之志在于斷荆楚之路以蔽陳故春秋戍陳而不斥其地者若曰公之所戍在于一國所以大公之為也悼公之志在于駐師扼險以逼鄭故春秋書戍鄭而直稱虎牢者若曰公之所戍在于一邑所以小公之為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僖元年

城楚丘

僖二年

邢危而安之是方伯恤患之義也當為而為也衛亡而存之是天子封國之權不當為而為之也春秋書

城邢而不書夷儀者以天下大義可自伯主出也書城楚邱不書衛者以天下大權不可不自天子出也

公朝于王所

僖二十八年

公如京師

成十三年

僖公之朝王也不于京師之地而于王所宜非聖人之所與也而春秋則不以王所非其所之故而大書朝者以僖公之心誠于朝王也成公之朝王也不于王所而于京師之地宜聖人所深予也而春秋則不以朝王于京師之故而直書如者以成公之心為不誠于朝王也朝者以臣事君之禮也僖公之事周為

共主豈成公之比乎如者列國相朝之禮也成公之事周如列國又豈僖公之比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僖三十年 公如齊仲孫蔑如京

師 宣九年

僖公之于周也有公子遂如京師之事宣公之于周也有仲孫蔑如京師之事僖公之于周曰如于晉曰如不過昧輕重之等而一概施之耳而先如京師後如晉國固未嘗失先後之序也宣公之先如齊國後如京師不惟失先後之序也而君如齊臣如周殆失

輕重之等而倒行逆施之矣

公如齊 僖公三宣公六昭公二 公如晉 文公二成公四

襄公五昭公八定公一 公如京師 成十三年 公如楚 襄

公一昭公一

如者列國相朝之謂也齊晉為天下伯主魯公之朝以朝書可也而乃以如書者聖人以為齊晉強且大爵則同列故也至于王室則非齊晉比矣魯君之朝以朝書之誰曰不宜而亦以如書者聖人以為魯之所以事周者無異于事伯故也至于楚則固不可以

學海類編
上侔周室而下與齊晉同日語者也魯之朝也削而不書可也而亦以如書之者聖人以為魯之所以事楚者殆無異于事周故也視王室如列國視夷狄如王室春秋蓋不能不致憾于秉禮之魯云

春秋金鎖匙卷中

元 新安趙 汭 著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僖三十年
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僖三十有一年

天王使冢宰來聘其為禮蓋甚厚也魯于周室亦宜視施為報矣而公子遂之如京師乃以二事出所以報乎周者於是為不專焉晉侯以濟西之田歸我其為利甚微也魯人于此視施為報可也而公子遂之如晉不聞以二事出所以報乎晉者于是為甚專焉

聖人比而書之所以著魯之慢王畏伯也

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晉侯至伐秦公至自伐秦成

十三年

周天子也可以言朝不可以言如京大事也不可以不致而乃以伐秦小事致春秋書如京師者以爲諸侯徇私而忘公也是以原其從伯之實也

諸侯城緣陵僖十有四年

大夫盟襄十有六年

緣陵之城伯主在也春秋以伯主書之蓋未害也乃

以諸侯自城書而不以伯主列序書以爲天下于是而後無伯主也天下非果無伯主也而所以爲伯主者皆天下之諸侯也溟梁之盟諸侯在也春秋以諸侯之大夫書亦未害也乃以大夫書而不係于諸侯者以爲天下于是而後無諸侯也天下非果無諸侯也而所以爲諸侯者皆天下之大夫也自緣陵既城而齊伯衰溟梁既盟而晉伯微矣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文七年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宣元年

晉以大夫主會盟多矣而未嘗直以晉大夫爲言者
獨至于扈之盟則大書諸侯于上而于晉大夫不紀
其名聖人蓋以爲于是之時大夫專盟天下已不知
晉之有君也晉以大夫主征伐者亦多矣而未嘗不
斥言大夫之名氏者獨至棐林之役則列序諸侯而
以會晉帥爲文聖人蓋以爲當此之時晉付其權于
大夫而天下惟知晉之有大夫也天下不知晉之有
君非天下之小變也天下惟知晉有大夫非天下之
細故也考當時行事之迹究春秋筆削之旨斯可以

見聖人憂世變之心矣

盟鷄澤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襄三年

會溴梁大夫盟襄十有六年

鷄澤之盟晉人伯業方盛之日也伯業方盛則盟誓
之權雖大夫而統其權者猶在諸侯既盟而陳使袁
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以大夫歸之
諸侯以諸侯爲猶能統其權也溴梁之盟晉人伯業
已衰之日也伯業已衰則盟誓之權既付之諸大夫
而諸侯失政則無以統其權矣故諸侯皆在而使諸

學海類編
侯之大夫自相爲則書曰大夫盟不以大夫歸之諸侯以諸侯爲無以統其權也

及晉處父盟公孫敖會晉士穀盟于垂隴

文二年

前此未有大夫盟魯者也自處父始他日卻孳荀庚祖述于此矣前此亦未有大夫出主諸侯盟會者也自士穀始他日大夫盟鷄澤盟湟梁又以此爲口實矣處父之盟不書公所以存望國之君之體也不使晉大夫強于望國之君也况公如晉不書其爲魯諱也可知矣士穀書于諸侯之下所以存列國之君之

體也不使晉大夫加于列國之君也以宋書公陳書侯鄭書伯其尊君卑臣也可知矣

遂伐楚

僖四年

諸侯遂圍許

僖二十有八年

楚之爲國畢獻方物之禮蓋亦有聞也而王貢不入包茅不供齊是以有遂伐之師春秋之世之伐諸侯者多矣未有伐當其罪如此者故春秋于此以斷事之辭書而書遂許之爲國班瑞輯瑞之禮蓋亦有聞也而踐土不朝河陽不會晉是以有遂圍之師春秋

之世之圍諸侯者多矣未有圍當其罪如此者故春秋于此亦以斷事之辭書而書遂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僖三十年

齊侯伐衛遂伐晉襄二十有三年

如京之與如晉其事為孰重伐衛之與伐晉其事為孰大公子遂之如京師禮也而如京帥之後繼以如晉則于禮非義齊莊公之伐衛未害也而伐衛後繼以伐晉則為罪大矣春秋不以如京如晉並書而以如晉為遂事者著魯之敢于無王也以為自是而後

天下將不知有王也不以伐衛伐晉並書而以伐晉為遂事者責齊之敢于無伯也以為自是而後天下將不知有伯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僖三十年

公如京師遂會諸侯至伐秦成十有三年

公子遂之如京師本以如晉之故而後有行也而春秋不以如京師為遂事而以如晉為遂事者以明朝王之事為大于聘伯所以為人臣之禮也成公之如京也本以伐秦之故而後有行也而春秋不以如京

師爲遂事而以伐秦爲遂事者以明朝王之事爲大
于伐秦亦所以存人臣之禮也

公會齊侯宋公至侵蔡遂伐楚僖四年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宣元年

齊之伯王室之憂也楚之伯中國之憂也齊桓之侵
蔡伐楚春秋不各書之而以伐楚侵蔡之爲遂事者
所以著齊桓之伯也以爲自是而後征伐諸侯之權
專于齊桓也楚莊之侵陳侵宋春秋不各書之而以
侵宋侵陳之爲遂事者所以著楚莊之伯也以爲自

是而後征伐諸侯之權專于楚莊爲中國之憂方大
聖人安得不致微意于遂之一字乎

齊侯伐衛遂伐晉襄二十有三年

晉士鞅侵鄭遂侵衛定八年

晉自文公既伯以來世主夏盟未有敢伐之者也而
伐晉之師首見于齊莊復伯之時衛自晉之爲伯以
世事伯主未有忍伐之者也而伐衛之師首見于晉
定不能爲伯之日春秋于伐晉書遂者所以著齊人
之果于伐盟主也以盟主而果于伐之則其果于伐

他國者從可知矣于侵衛而書以遂者所以著晉人之果于伐與國也以與國而果于伐之則其果于伐他國者又可知矣

遂及齊侯宋公盟莊十九年

遂如晉僖三十年

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亦觀其行事之是非而已矣利害出于一時而制之于千里之外常此時而不遂不可也上不足以利國下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時而不可遂也公子結將及齊宋

盟而書遂者聖人蓋曰大夫出疆可以專安國家社稷之事也公子遂如京修聘因以如晉而書遂者聖人蓋曰大夫驕蹇而自專則公不得為政矣均之為書遂也而褒貶不同君子考其行事之當否則見之矣

公會王人齊侯至盟于洮僖八年

會王人至盟于翟泉僖二十有九年

齊桓于洮所盟者實王朝之下士非王朝之卿士也春秋以王人書者宜其辭以著其實也以桓公為能

學海類編
盡尊王之禮也晉文于翟泉所盟者實王朝之卿士也春秋亦以王人書者婉其辭以隱其實也以文公不能盡尊王之禮也考其事迹之異而觀其書法之同亦可見聖人之意矣

盟于鹿上 僖二十一年

會于黃池 哀十三年

鹿上之盟三伯爲盟之時也春秋不以三伯之辭書之者隱其事于不書以見當時之去齊桓之伯猶未之遠也黃池之會兩伯爲會之時也春秋遂以兩伯

之辭書之者著其事于大書以見當時之去文悼之伯已遠也齊桓之伯未遠而世道之變有三伯交主夏盟之事聖人于是蓋不忍于有言也文悼之伯既遠而世道之變有兩伯並主諸侯之事聖人于是蓋不容于無言也

公會晉侯 至吳人于戚 襄五年

會于宋豹及大夫盟于宋 襄二十有七年

襄公五年于戚之會晉與吳盟也春秋正書會不書盟者以前乎此吳未嘗爭伯于中國也二十七年于

宋之後晉與楚盟也春秋既書會又書盟者以前乎此楚蓋嘗爭伯于中國也吳未嘗有爭伯中國之事而其端見于戚之會聖人誠有所不忍書也楚蓋嘗有爭伯中國之事而其事極于未之會聖人誠不容于不書也均之爲盟夷狄也亦可以見聖人憂中國之心也

齊侯次五氏 定九年

次垂葭 十三年

齊侯衛侯伐晉 哀元年

定公季年齊衛已有叛伯伐晉之師而春秋止書次不書伐者以爲猶可以不書也哀公元年齊衛又有叛伯伐晉之師而春秋不書次大書伐者以爲不可不書也齊衛叛晉中國于是乎無盟主矣夷儀之伐河內之師聖人誠有所不忍書也哀公既立春秋于是將絕筆矣乾侯之師棘蒲之役聖人不得不書也均之爲叛伯伐晉之師也而春秋或書或不書亦可見聖人憂世之心也

晉秦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文十二年

河曲之戰晉秦四五十年兵爭之終也諸鄆之城莒魯百餘年兵爭之始也秦晉四五十年之兵爭終于河曲之一戰而春秋以諸鄆書而不係之莒者兵爭方始誠不忍于有言也聖人于此則曰秦晉者他日無爭已極之莒魯也莒魯者前日兵爭方始之秦晉也或要其終或究其始斯可以斷春秋書諸侯兵爭之事矣

公會晉大夫盟于扈文七年

宋公陳侯至會晉師于棐林宣元年

晉以大夫主諸侯之盟者舊矣其事不始于扈之盟也然流而至于扈之盟聖人雖欲盡爲之隱而有不可得者故變其常辭以晉大夫書若曰自是而後天下惟知晉之有大夫也晉以大夫用諸侯之師者多矣其原乃自棐林伐鄭始也其原始于棐林之役聖人雖欲盡爲之隱而不可得者故變其常辭而以晉師書若曰是役也晉猶未嘗以大夫用諸侯之師也以大夫主諸侯之盟其事極于扈而聖人不爲之隱以大夫用諸侯之師其事始于棐林而聖人猶爲之

隱何也蓋柴林之役猶前日以大夫用諸侯之盟之
始而于扈之役猶後日以大夫用諸侯之師之終也
蔡以吳及楚戰于柏舉定四年

會于黃池哀十三年

于蔡書以者以蔡爲用大國之兵也是以書大國之
辭書吳也于黃池書會以及者以吳與晉爲兩伯也
是以書伯主者辭書吳也柏舉之戰吳人欲爭伯于
中國之時也而春秋止于書大國之辭書之者以爲
吳人爭伯之時猶可遏也黃池之會吳人與晉共主

諸侯之時也而春秋不以書大國之辭書遂以書伯
主之辭書之者以爲吳人爭伯之勢于是爲不可遏
也吳人爭伯之勢猶可遏而聖人止以待大國之禮
待之者不忍使吳伯中國也吳人爭伯之勢不可遏
而聖人遂以待伯主之禮待之者不容不使吳伯中
國也

齊侯來獻戎捷莊三十有一年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僖二十有一年

通春秋一經獻捷之事凡兩書一則齊人之獻戎捷

也一則楚人之獻宋捷也齊之獻戎捷以遠略而誇與國也楚之獻宋捷以內侮威中國也然而中國可以俘夷狄夷狄不可以俘中國此一王之大法也春秋于齊獻捷而書戎者著其實也著其寔者以中國俘夷狄也于楚獻捷不書宋者沒其實也沒其寔者不以夷狄俘中國也

遂會晉侯至伐秦成十有三年

公會尹子晉侯至伐鄭成十有六年

公會尹子單子晉侯至伐鄭成十有七年

伐秦之役二王卿在而春秋不書劉子成子會伐者此隱于不書也所以尊王室也伐鄭之役王卿亦在而春秋屢書尹子單子主兵者此顯于屢書也亦所以尊王室也

宋人齊人伐邾莊十有五年

會盟于齊僖十有九年

春秋之法會盟征伐以主者先例之常也伐鄭之役齊桓爲志非宋主兵也而春秋不以齊主兵加宋于齊上者不以中國征伐之權與齊也以爲伯主而主

諸侯前乎齊桓之所未見也盟齊之役楚子爲志非陳主盟也而春秋不以楚主盟而加陳于楚上者不以中國會盟之權與楚也以爲夷狄而主夏盟前乎是時之所未有也

公孫敖會宋公至晉士穀盟于垂隴文二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襄十有六年

春秋之法會盟征伐以主者先垂隴之盟晉爲伯主則晉主也晉主之則曷不先書晉而先書宋大夫不可以先諸侯也春秋以士穀序諸侯之下者不以會

盟之權予大夫故推而屬之宋也伐許之役晉爲伯主則亦爲之主也晉主之曷爲不先書晉而書鄭大夫不可以先諸侯也春秋以荀偃序鄭伯之下者不以征伐之權與大夫故推而屬之鄭也春秋之爲書所以正名而定分也

城楚丘僖二年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昭十有三年

衛嘗滅矣楚邱之城齊桓復封之也齊桓復封之則其不書齊桓封衛何也封國天子之大權不與齊桓

以封衛者以爲天子之大權不可降而自伯主出也
陳蔡亦嘗滅矣廬吳之歸楚平復封之也楚平復封
之則其不書楚封陳蔡者以爲天子之大權不可移
而歸于夷狄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宣元年

公會晉師于瓦定八年

終春秋十二公之世不以晉大夫名代書而以晉師
書者一始于棗林終于瓦棗林之不以趙盾書何也
趙盾者晉之大夫大夫不可以敵諸侯者也列序諸

侯而以會趙盾爲文則臣疑于君不可以訓不若以
晉師總言也于瓦而不以晉士鞅書者又何也士鞅
者晉之大夫大夫不可以敵人君者也大書我公而
以會晉士鞅爲文則臣疑于君不可以訓又不若以
晉師書也于此見春秋之謹于分也

豹及大夫盟于宋襄二十有七年

盟于皋鼬定四年

于宋之盟楚主夏盟而春秋隱之使若爲魯主諸侯
之盟者其意若曰于宋之盟雖楚主之而楚爲夷狄

學海類編
決不可以主中夏之盟以叔孫豹及之者推其權以屬諸魯也以爲中國不幸而有楚也皋鼬之盟晉主諸侯也而春秋隱之使若爲魯主諸侯之盟者其意若曰皋鼬之盟雖晉主之而晉政衰微決不能以主諸侯之盟故以我公及之者推其權以屬之魯也以爲中國不幸而無伯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桓十有四年

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莊十有六年

宋以諸侯伐鄭之役伯主專諸侯之兵之端也齊合

宋衛伐鄭之役伯主專諸侯之兵之始也聖人于宋人書以者不與宋人之以諸侯也以爲他日伯主專諸侯之兵固始于此也聖人序齊桓于宋下者不與齊桓之專諸侯也以爲是伯主搜諸侯以專征伐之始也不與宋之以諸侯者所以塞其源不與齊之專諸侯者所以防其流塞其源防其流而後征伐之權猶可以自王室出也

秦人伐晉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文三年

伐晉而秦伯成矣春秋止以人書不以伯書不以伯

權子狄也伐楚救江請師于周而王叔下臨春秋止書處父不書王叔不以王命與伯主也聖人蓋曰王命非伯權資也而伯權非夷狄所有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

棗林伐鄭宣元年

侵陳遂侵宋楚人之爭伯權也會棗林伐鄭趙盾之專伯權也春秋不以夷狄雜伯權也故書侵不書伐所以抑之也春秋不以大夫主伯權也故書會晉師不書會趙盾亦所以抑之也聖人之所以若是者欲

以正夷狄之分上下之綱也

晉侯伐衛文元年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文三年

晉襄之伐衛也先修禮于王室也處父之伐楚也上告王室也春秋書伐衛而不書朝于溫者聖人不欲以伯權閒王室之禮也春秋書處父而不書王叔桓公者聖人不欲以王命予伯國之威也蓋尊王大義不可以伯權而屈王室之命不可以伯威而損所以兩不書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文三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宣七年

伐楚救江止書處父帥師是征伐之權不自天子出也故王叔桓公不書不以主征伐爲得也不以王命與晉侯也所以全一王之體也會于黑壤止書公會是禮樂之權不自天子出也故王叔桓公不書不以主盟會爲得也不以王命與晉侯也亦以全一王之法也

齊人伐衛莊二十有八年

公會晉侯至盟于踐土僖二十有八年

齊桓伯天下則征伐之權之專于桓公也必矣而伐衛之後天王又使召伯僚賜命齊侯則吾恐自是而後征伐之權于是不自王室出也晉文伯天下則禮樂之權之專于文公也必矣而踐土之盟天王又使王子虎策命諸侯則吾恐自是之後禮樂之權不自王室出也春秋止書伐衛不書賜命不忍以王命予齊桓也止書踐土不書策命不忍以王命予晉文也

狄伐鄭僖二十有四年

遂會晉侯至伐秦成十有三年

襄王以狄師伐鄭不書天王賜命若狄自伐然諱之也所以存王室之體也以王室用夷狄于中夏為不可言也晉厲以王師伐秦不書劉成會伐若諸侯自伐然諱之也亦所以存王室之體也以伯主齊王卿于列國為不可言也

公會宋公至子袤伐鄭桓十有五年

宋公陳侯至子棐林伐鄭宣元年

春秋之法一美一惡不嫌同辭故有以地而後伐為

疑詞者亦有以地而後伐為美詞者四國伐鄭先會于袤而春秋以其會為疑詞者所以著四國之疑于為義而果于為不義也六國伐鄭會于棐林而春秋以其會為美詞者所以著五國知鄭人之罪為不可赦也

公及齊侯至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僖五年

會于鹹僖十有三年

諸侯城緣陵僖十有四年

首止之會同于尊王而諸侯之勢大合也于鹹之會

同于謀祀而諸侯之勢已散也惟其諸侯之勢合故
首止之盟復舉諸侯者所以著諸侯之合也惟其諸
侯之勢散故緣陵之城復舉諸侯者所以著諸侯之
散也著諸侯之合而書諸侯者若曰同心協力不可
以一二敘也著諸侯之散而書諸侯者若曰離至不
齊不可以先後序也一美一惡無嫌于同也

春秋金鎖匙卷下

元 新安趙 汭 著

公及齊侯宋公至會王世子于首止僖五年

叔孫僑如至會吳于鍾離成十有五年

王世子不可以下同諸侯之會而首止之會世子在
焉聖人以爲不可以訓故書曰及以會者使若爲王
世子在是而諸侯自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夷狄
不可以與諸侯之會而鍾離之會吳人在焉聖人以
爲不可以訓故書曰會以會者使若以爲諸侯在是

而吳人自來會焉示不可得而同也均之爲殊會也而褒貶若是班者一美一惡無嫌于同也

公會宰周公齊侯至于葵丘諸侯盟于葵丘僖九年

公會劉子晉侯至于平丘同盟于平丘昭十有三年

會盟同地再言葵邱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葵邱之盟美之大者也中以五命大明王禁而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是故會盟同地再言葵邱美之也會盟同地再言平邱書之重詞之複其中亦必有大美惡存焉平邱盟惡之

大者也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以逞其私忿也是故會盟同地再言平邱惡之也

齊師至城邢僖元年

仲孫何忌至城成周昭三十有二年

城諸侯之國而以國書者法之常也城王者之都而亦以國書者例之變也夷儀之城齊桓伯天下之日也春秋不以城夷儀書而書城邢者以爲邢國猶能自立于天下足以與諸侯竝也成周之城晉昭伯天下之日也春秋不以城京師書而書城成周者以爲

周室不能自主于諸侯之上不過與列國等也均之
以爲國書也而褻貶若此得不以王室之大盡乎天
下而諸侯之大止于一國乎

不郊猶三望宣三年成七年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文六年

春秋書猶一也而其義有二焉亦觀其行事之是非
而已矣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辭曰不如此而
猶如此者幸之之辭也魯人不郊而望祭山川春秋
書之以猶者以爲魯之郊祭已爲非禮而况三望乎

書之曰猶所以甚其可已而不已也魯人不告閏月
而朝于宗廟春秋書之以猶者聖人以告月之禮雖
不可復見而其錯則猶可識也書之曰猶所以幸其
可已而猶未已也

楚子至淮夷會于申昭四年

楚子蔡侯至越人伐吳昭五年

春秋內諸夏而外四夷而昭公四年于申之會淮夷
在焉春秋不殊會之者以爲楚靈縱其強暴威脅中
夏以爲申之會而中國諸侯俛首聽命莫之或違是

在會諸侯皆夷狄其行也昭公五年伐吳之役於越
在焉春秋驟進于中國者以爲楚靈大振兵威執言
討罪以爲伐吳之役而微若於越亦索賦受職不敢
或後是越人之喜與中國無以大異也均之爲不殊
會夷狄也而褒貶若是者春秋蓋曰所爲惡則中國
不殊于夷狄所爲善則夷狄可進于中國也

遂伐楚僖三年

處父伐楚救江文三年

侵楚定四年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伯主加兵于楚之事凡三
而聖人則以爲莫善于齊桓莫不善于晉定而晉襄
則上雖不能及齊桓下猶不至于晉定也於齊桓書
遂伐楚書法之一變也而問膠舟責包茅之師爲善
之善者也于晉襄書伐楚以救江書法之再變也以
會王叔問方城之師爲未盡善 足不以伐楚書
而書侵楚書法之三變也以晉之求 爲
不足與有爲也均之爲加兵于楚也而書法凡三變
焉聖人之意夫亦可見矣

蔡人至從王伐鄭桓五年

公會齊侯至于鹹僖十有三年

仲孫何忌至城成周昭三十有二年

桓王討鄭之舉雖不能無賴于陳蔡之師而征伐之權猶自王室出也是世道之一變也王室猶可爲也迨至襄王之時不能自靖其國之難而有待于伯主諸侯之謀于是征伐之權降自諸侯出矣是世道之再變也然而靖之而已耳王室猶可扶持也迨至敬王之時王室實蠢蠢焉不惟不能自立而京師之城

且以伯主爲馮依之主矣是世道之二變也于是王室爲不可復扶持也觀乎王室之勢日微于一日可以見春秋之世變日下于一日也

蔡人至從王伐鄭桓五年

王人子突救衛莊六年

王師敗績于茅戎成元年

終十二公之世王師之見于經者爲三事焉君子觀其事迹之同異亦可以盛見衰之故伐鄭之舉雖用之不當而陳蔡猶以從王書聖人蓋以爲是時王室

學海類編
猶有可與之機也救衛之師雖諸侯無從而王人之
微猶以子突書聖人蓋以王室于是時猶可以爲天
下之共主也至于徐吾氏之役不惟王室無制夷狄
之道而敗績之事亦大書而不隱焉聖人蓋以

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僖十有九年

楚子至盟于辰陵宣十有一年

公及楚人至盟于蜀成二年

于齊之盟楚始與中國盟也然而大國無與主盟載
者非楚世道其尙庶幾乎辰陵之盟楚始主中夏之
盟也然而大國不至從之盟者惟從楚之國世道之
憂猶未也至于于蜀之盟非于齊始與夏盟之比而
亦非辰陵始主夏盟之比矣大國如齊宋小國如邾
莒莫不奔走于刑牲歃血之下則世道之憂方殷也

觀乎會盟離合之道而夷夏之盛衰可考矣

公會至于瑱澤成十有二年

叔孫豹會晉楚于宋襄二十有七年

叔孫豹會晉楚于虢昭元年

瑱澤之盟晉人和楚之始也于宋之會晉人和楚之中也于虢之會晉人和楚之終也其始也隱楚人于不書聖人以爲天下之事猶可爲而晉伯尙足以自立也其中著楚人于大書聖人以爲天下之事雖不可爲而晉伯猶可以扶持之也其終又著楚于大書

聖人以爲不惟天下之事不可復爲而晉之伯移于楚亦不可以扶持也矣

叔孫豹救晉襄二十有三年

鄭駟宏救曹哀七年

吳救陳哀十年

春秋之末世變蓋有三焉魯之救晉世道之一變也鄭之救曹世道之再變也吳之救陳世道之三變也其始也伯主不能以自立而有待于諸侯之救其中也中國無伯主之可控告而諸侯之自相救其終也

中國不足以爲中國而夷狄救諸侯矣諸侯救伯主
 晉侯于不錄書法之再變也晉景之待齊蓋已不能
 如齊桓待楚之爲善也袁僑之盟春秋不惟以及書
 而且以及又及書書法之三變也晉悼之待陳不惟
 不能如齊桓之待楚而亦不能如晉景之待齊也其
 始也不書及其中也書及其終也書及以及三變之
 法卽是可知而桓景悼待齊陳之得失于是而可見
 矣

杞侯來朝 桓二年 荆人來聘 莊二十有三年

杞伯來朝 莊二十有七年 楚椒來聘 文九年

杞子來朝 僖二十有七年

楚遠罷來聘 襄三十年

杞夏禹之後也其始朝也以侯書也一變而伯再變
 而子何也大抵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杞用夷禮愈
 降愈下聖人患之故再奪其爵以示貶楚南方之夷
 也其始聘也以荆人書也一變而書其臣之名再變
 而書其名氏何也大抵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用中
 國之禮每進于善聖人予之故再進其法以示褒

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
公于棐文十有三年

文公之如晉也假道于衛衛侯聞之故請平于晉其
請平也是信已著而後至也信未著而已至者迫于
患難而來也信已著而後至者慕于信義而來也

公加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如齊五月公至
自齊宣十年

齊未歸田之先宣公有如齊之舉矣齊人既歸田猶
可也諸侯救諸侯亦可也至于夷狄救諸夏則諸夏

亦幾于亡矣

初稅畝宣有十五年

作丘甲成元年

用田賦哀十有二年

初稅畝田賦之一變也作邱甲田賦之再變也用田
賦田賦之三變也稅畝而書初者以是爲始變法也
邱甲而書作者以是爲不宜作也田賦而書用者以
是爲不可用也什一天下之中正而先王取民之良
法也畝稅矣邱甲作矣田賦用矣先王取民之良法

于是而變易盡矣此固聖人之所必誅而不以法者也

會齊侯至盟于幽莊十有六年

公會齊侯至同盟于幽莊二十有七年

諸侯盟于首止僖五年

幽之初盟齊桓伯業未盛之日也惟其未盛故會不書公而盟以同書幽之再盟齊桓伯業將盛之日也惟其將盛故盟書同而會不敘公首止之盟則齊桓伯業既盛之日也惟其既盛故不敘諸侯不書同盟

書盟而會不書公是望國猶有疑于伯主也會書公而盟尚書同則望國雖無疑于伯主而天下諸侯猶有未同也至于不序諸國不書同盟而直以諸侯盟大書焉則以爲凡爲諸侯者于是而後無不同也

盟于召陵僖四年

及國佐盟于袁婁成二年

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襄三年

召陵之盟春秋泯齊桓之及于不書書法之一變也齊桓之待楚蓋善之善也袁婁之盟春秋以及書而

盟之後宣公又爲如齊之舉矣始之如齊患得之心爲之也終之如齊患失之心爲之也宣公所以爲國者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故前後而不憚煩也

公會齊侯至同盟于幽莊二十有七年

諸侯盟于葵丘僖九年

同盟于新城文十有四年

伯業未盛則書同盟伯業既盛則不書同伯業方盛則不書同伯業既盛則書同盟此春秋之法也葵邱

之盟齊桓伯業之極盛而亦二百四十年閒會之極盛者也前乎葵邱桓有于幽之盟矣其盟也不可謂不盛也而聖人之書之也以同書也是于幽之盟蓋齊桓未盛之時也不然則聖人曷爲不以書葵邱之法書之乎後乎葵邱晉有新城之盟矣其盟也亦不可謂不盛也而聖人之書之也以同書也是新城之盟蓋晉伯既衰之時也不然則聖人曷爲不以書葵邱之法書之乎

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壁假許田桓元年

及鄭伯盟于越 桓元年

未得許田之先而爲會則爲會之志出于鄭莊而不出于魯既得許田之後而爲盟則爲盟之志出于我魯而不出于鄭莊惟其志不出于我魯故春秋以會書會者外爲志也惟其志出于我魯故春秋以及書及者內爲志也

齊侯至會于陽穀 僖三年

遂伐楚盟于召陵及江人黃人伐陳 僖四年

齊桓之于江黃也未伐楚之先則與之從事于陽谷

之會既盟楚之後則與之從事于伐陳之役蓋功之未成不容無以懷其心是以爲陽谷之會功之既成不容無以警其心是以有伐陳之役

齊人伐戎 莊二十年

齊人伐山戎 莊三十年

諸侯盟于葵邱 僖九年

齊侯伐北戎 僖十年

葵邱未盟以前齊人有伐戎伐山戎之事葵邱既盟以後齊桓有伐北戎之事蓋葵邱之盟伯業之極盛

于是而伯業之衰亦始于是葵邱以前之桓公有志于天下者也故伐戎伐山戎以公不以私葵邱以後之桓公無志于天下者也故伐北戎之事以私不以公

宋人至伐鄭桓十有四年

荆伐鄭莊十有六年

齊之伐鄭是伯圖之將盛也楚之伐鄭是夷狄之驟強也春秋抑伯圖之將盛故先書宋後書齊春秋抑夷狄之驟盛故不書楚止書荆先書宋後書齊以常

辭正其分不書楚止書荆以微辭正其名也

會齊侯至同盟于幽莊十有六年

公追戎于濟西莊十有八年

天下不可以無王而幽之初盟魯首事伯中國不可以有夷狄而濟西之追魯不知戎兵之至春秋為憂王室而作故幽不言公春秋為憂中國而作故濟西不言來幽不言公者以隱辭存君臣之大經也濟西不言來者以隱辭存夷夏之大分也

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襄二十有七年

王正月公在楚襄二十有九年

以中國而與夷狄盟已非矣况以中國而朝楚乎甚矣魯之非禮也前書豹及諸侯大夫盟爲其嫌于無諸侯也故書及後書公在楚公至自楚爲其嫌于無王室也故書公在楚見天下不可一日無王室也亦不可一日無中國也春秋憂世變之極故特筆謹之有不可以細故末節觀也

會吳于鍾離成十有五年

會吳于柤襄十年

會吳于向襄十有四年

及會于黃池哀十有三年

鍾離于柤于向之役會以會書之一書法也黃池之役會以及書之又一書法也蓋鍾離柤向之役晉爲伯主而吳人効順春秋不以夷狄同中國故書會又會以外之至于黃池之役則吳晉兩伯于天下春秋撫天下之伯傷世變之已極故書會又及以治之此皆非細故也

會吳于鍾離成十有五年

會吳人于戚襄五年

鍾離之會諸侯往與吳會而以吳爲主也于戚之會吳人來與諸侯會而不敢爲主也惟諸侯往與吳會而以吳爲主故貶而稱國惟吳人來與諸侯會而不敢爲主故進而稱人均之爲會吳也而春秋所書若此所以明內夏外夷之義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文元年

天子使召伯成來錫命成八年

春秋時筆王命凡二一稱天王一稱天子一書錫公

命一書賜命襄王君臣加恩于人望之魯春秋之紀其事雖特筆也亦絕筆也惟其爲特筆故稱天王稱錫命稱天王者天下之公也以君與臣曰錫是王政之猶重也惟其爲絕筆故稱天子稱賜命稱天子者一人之私也彼此相予曰賜王政之已輕也

從王伐鄭桓五年

王人子突救衛莊六年

正刑討罪一王之大法也分災拯患一王之大典也桓王伐鄭之舉是六師移之之美也春秋于陳蔡以

從王伐鄭書者以王室正刑討罪之法猶足以聳動天下之諸侯也莊王救鄭之舉是匡災之義也春秋于王人以子突救衛書者以王室救患分災之典猶足以聳動天下之諸侯也

滕薛來朝隱十有一年

滕子來朝桓二年

邠黎來來朝莊五年

小邾子來朝僖七年

滕朝于隱方以侯書距桓公之初年兩三歲耳而再

朝之事乃降而稱子者時王黜之也邠朝于莊方以名書距僖公之初年固未久而再朝之書乃進而稱邾子者以時王爵之也以時王而猶能黜降諸侯爵命諸侯此蓋春秋之時王室猶可以有爲之時自滕侯降而爲滕子之後而王室降黜諸侯之命不行于天下矣自邠來爲小邾之後而王室爵命諸侯之典亦不行于天下矣

會齊侯宋公至同盟于幽莊十有六年

會陳人至盟于齊僖十有九年

會王人至于翟泉僖二十有九年

春秋假魯以扶持世道之變者也以伯主而主諸侯前乎齊桓未之聞也而肇之于幽之盟以夷狄而與夏盟前乎楚未始有是也而始于齊之役以諸侯大夫而上盟王臣前乎晉文未之聞也而創自翟泉之歆使魯而不與則猶足以為世變中流之砥柱使魯而與則世變蓋有靡然絕極之憂此春秋所以于是三盟沒公不紀使魯之為不與是盟者

秦伐晉文十年

鄭伐許成三年

晉伐鮮虞昭十有二年

諸夏之變于夷秦為作俑也中國之變于夷鄭為亂階也自秦人作俑鄭人亂階諸侯之不胥而為夷者寡矣春秋以紀夷狄之法紀秦者還其夷狄之常以紀夷狄之法紀晉鄭者反中國之小康蓋以夷狄之法紀秦未害也以夷狄之法紀鄭亦未害也至于晉而亦以夷狄之法紀之則天下之不為夷狄者其誰乎是故狄秦而後狄鄭狄鄭而後狄晉狄晉而後春

秋終矣

盟惡曹 桓十有一年

盟鹿上 僖二十有二年

同盟于清丘 宣十有二年

惡曹之盟中國未有伯之時也鹿上之盟中國始無伯之時也清丘之盟中國將無伯之時也聖人皆以人書之者其意若曰惡曹之盟是中國未有伯而人自盟之盟也鹿上之盟是中國始無伯而人自為盟之盟也清丘之盟又中國將無伯而人自為盟之盟

也非以是為眾辭也所以著其為人而人各有心不可得而合也

序

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皆傳春秋者也傳未必盡合乎經故昔人詩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始終卓哉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也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矣於經未必盡合也况自昭定而後疏闕尤多歲中不啻十餘事止一傳或二傳焉其閒公如晉公如齊公會吳于郟之類皆匪細事皆棄而不傳則非全書也明矣近世業春秋者所尊惟胡余懼其沿派而失源也作春秋胡傳考誤知我罪

我亦任之而已袁仁撰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胡傳考誤

明 吳人袁 仁良貴著

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謂正月為建子之月是也謂春為夏時非也四時一氣也氣有四始天之氣始于子地之氣始于丑人之氣始于寅物之氣始于卯物不可以為始而天地人則可以更建故周正建子朔用半夜春從子始得天統也商正建丑朔用雞鳴春從丑始得地統也夏正建寅朔用平旦春從寅始得人統也故春王正月左

氏謂周正月是已不然夫子雖聖豈敢擅改正朔乎
且謂夏時冠周月經當書冬王正月蓋周之春乃夏
之冬也今書春王正月固周時周月矣又何疑乎而
又何從而附會之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傳云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
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按宿
邑名也見穀梁今謂宿君與盟則謬矣八年宿男卒
穀梁傳云未能同盟以男卒也宿非同盟信矣夫元

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不稱公則及而盟者魯臣也
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則會而伐者亦魯
臣也倏而盟倏而伐皆聽其臣爲之而公若無與焉
春秋微旨也故此盟惟重宋而已若謂有宿君而後
志豈不悞哉

冬公會齊侯于防

隱九年

傳會于防謀伐宋也按防當作禘字悞耳不然防乃
宋邑下文辛巳取防是也豈有謀伐宋而卽會于宋
邑者哉防公羊作邴故知爲禘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四年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云宰者何官也曷以官氏宰士也蓋宰不獨冢宰凡少宰亦宰也宰夫亦宰也胡皆以為冢宰則悞矣周之制冢宰總百官豈可一日離朝廷者而乃遠使列國乎以伯為爵亦誤

九月丁卯子同生 桓六年

傳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于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

下為家而不必于讓國之義此臆說也春秋王者之書也王者繼而不禪故定嫡庶正名分春秋以王者之道繩天下足矣何必禪哉書曰子同生所以謹世及之禮也

夏五 桓十四年

公穀皆以為傳疑胡氏因之遂謂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夫傳疑者謂事之可疑者也事可疑則闕之禮也五下漏月字有何疑而不益哉儒者泥文昧理往往見悞書則悞說之三豕渡河弊也久矣

癸巳葬蔡桓侯

春秋諸侯凡葬皆稱公此獨稱侯啖助以蔡季之賢知請諡也胡傳因之愚聞孔子曰死葬之以禮春秋諸侯犯上僭名雖伯子男皆用公禮葬則書公者明其僭禮也惟蔡季賢葬不僭禮故侯之豈獨以請諡之故哉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莊八年

徒人費遇賦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鬪死之紛如死于階下皆死節之臣然非孔父仇牧荀息之比父牧息

之存亡皆有關於其君者故書之若費與紛如則微者故不書耳今謂費等為逢君之惡為致亂之臣雖死于難與自致于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則過矣若果為致亂之臣則春秋誅意之典安得不書以懲天下惟其無關於治亂故略之耳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皆莊十年

按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胡傳云內不言敗此言敗者為與復讎雖敗亦榮也及十年齊人侵

我而敗之于長勺齊摟宋伐我而敗宋于乘邱胡一則曰責魯一則曰交議之誤矣齊人殺桓公是我不共戴天之讎也彼不來攻猶將伐之况入我境而敗之何譏乎胡特泥于詐戰曰敗之一言耳春秋美惡不嫌同詞有以敗而示與者有以敗而示奪者不以文害詞可也况書我師敗績敗尙爲榮今書敗齊師豈爲辱乎

秋宋大水

莊十一年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誤也春秋非諸侯之事乃天子

之事也故不獨紀一國之災而紀天下之災按經文云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秋宋大水我方敗宋師則宋魯敵國也其不告可知矣梁山崩公羊謂爲天下紀異是也如謂外災告而後書則昭四年夏四月陳災是時陳已亡矣孰告而孰書之耶

冬齊仲孫來

胡傳云不稱使而曰來者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以桓公不能討賊爲使臣不以禮仲孫不能勸君討賊爲事君不以忠此皆過刻之論非

春秋本旨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閔元年

傳謂美齊桓有救忠之功是也又謂以王命與師者

正能救而與之者權則悞矣蓋權不離正非正外有

權也世至春秋王綱不振征伐會盟諸侯莫稟命焉

此夫子所隱也于其中有能攘夷狄尊中國而救災

恤患者則亟與之與之所以尊王也皆正也非權也

冬齊高子來盟

閔二年

傳云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

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
以善鄰此誣之也既曰來盟則必主乎平亂矣故公
穀皆以為善之若桓公有取魯之心當在高子未來
之先不當在高子受命之日矣

冬十月不雨

僖二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僖三年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二年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十年

傳據穀梁謂每時而一書憫雨也憫雨者有志乎民

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以僖公之賢文公之怠而例觀之是則有然矣然僖公之時書十月不雨則十一月十二月未必不雨也書正月不雨其二月三月未必不雨也其書法自應每時而一書文公之時十有二月不雨使正月至六月其閒或有雨焉則不得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矣既歷時而不雨自應歷時而總書據事紀實故謂之實錄強生意義非讀春秋之法也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僖四年

傳稱桓公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此誤也按救鄭會陽穀伐楚次陘屈完來盟桓公霸迹偉矣然而皆所謂假之者也皆仲尼之徒所羞稱者也如存此心以進善雖善亦粗功在王室業滿寰區適足以濟其私而已矣故改此心以修德則可存此心以進善則不可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 僖五年

傳云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
示不可得而抗也此論甚正既而云後世論其班位
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下者則將奚正
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
臣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名義也此臆
說不可爲訓名分之嚴一毫不可假一日不可廢奈
何屈遠其子以示謙哉春秋之法王人雖微必序于

諸侯之上此序王世子于其下者尊王世子也胡傳
前說是已非謙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 僖十年

傳云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
是里克君之也此說謬也里克弒奚齊而曰殺其君
之子奚齊奚齊蓋未逾年之君也卓則逾年改元矣
故書法如是若曰里克君之則宋督弒其君與夷宋
萬弒其君捷豈皆國人不君而督萬君之者耶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僖十四年

按左傳鄆季姬來甯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
遇于防而使來朝此所謂案也胡傳乃謂魯公鍾愛
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鄆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
之其意以季姬書名而未繫諸國爲女而非婦故背
左氏而以意立說然豈有未嫁之女而與諸侯相會
者哉其誣妄甚矣春秋之法有宜稱字而不稱有宜
稱字而稱者有宜繫國而不繫有不宜繫國而繫者
皆其子奪之微機也今執其稱字不繫國而疑其爲
未適人之女則其讀春秋也亦固矣况如逆婦姜于

齊以夫人婦姜至自齊皆未婚而稱婦者也齊人執
子叔姬齊人來歸子叔姬皆既嫁稱字而不繫國者
也豈未之考耶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僖二十六年

穀梁云人微者也其侵也稱人其追也稱師以公之
弗及大之也此論是也胡云少則稱人眾則稱師前
書稱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強以
邀魯也此論未必然若伏其強以邀魯何爲追至鄆
而弗及也哉既云弗及則齊人無伏可知矣下及楚

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亦先稱人後稱師先稱人微子玉也後稱師大文之功也非先寡後眾之謂

春王二月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文二年

傳曰敵加于己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己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辭命猶不得免焉亦告于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愚謂敵人以不義來侵諭之辭命可也告于天子方伯可也如謂不當興師則迂矣寇兵壓境宗社安危所係不興師則坐而待之耳况前旣

曰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言出于口而忘之耶然則晉果無罪乎曰有罪罪不在興師應敵也秦師之來爲報殽之役則所以致今日之戰者在晉不在秦以晉爲主而書及孰曰不當

楚子入陳 宣十一年

楚子圍鄭 宣十二年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于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達道蓋卽其國都矣而經止書

圍曷爲悉從輕典胡傳以爲臣弑君子弑父諸侯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故從末減此論未爲全謬然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按楚子雖縣陳然卒從申叔時之言而復封陳則不言滅而言入者蓋實錄也楚子雖入鄭卒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則不言入而言圍者亦實錄也若謂討弑逆而從輕典于陳猶合于鄭則非何以知其非也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則楚固恕其罪矣方盟而忽伐之中或怒其不服焉耳隨武子所謂楚子討鄭怒其貳

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是也豈正其弑逆之謂哉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宣十五年

傳謂宋華元楚子反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于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故不稱卿而稱人此說非也按楚築室反耕者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則華元之出承君命也非其君不與知也華元以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子反亦告曰吾軍亦有七日

之糧子反以告莊王莊王怒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莊王曰諾舍而止亦非其君不與知也觀楚子欲處而子反欲去則取必于上或有之謂其君不與知則過矣聖人不以信易食者甯使國人咸餓以死而卒不可懷詐以相與也春秋之世猶有華元子反王道之在人心蓋未盡泯哉然則曷爲人之其臣謀之而其君聽之獨書其君則遺臣獨書其臣則遺君故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主其臣而亦不遺君也曷不書宋及楚平而必曰人哉

人者主華元子反也事起于華元子反而後其君從之故曰人又起于華元而子反從之故曰及

春王正月躡鼠食郊牛角改卜牛躡鼠又食其角乃免

牛 成七年

傳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此未必然愚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故春秋僖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宣三年正月牛傷乃不郊七年四月五卜郊十年四月三卜郊十一年四月四卜郊十五年正月牛傷哀元年正月牛傷聖人

皆謹而書之見犯非其分天地鬼神皆不相佑其旨微矣若以齷鼠食牛角爲小害大下賊上則魯侯僭天子禮樂之明驗也諸侯僭天子然後大夫僭諸侯于三桓乎何誅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成十五年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公羊謂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胡氏因之非也歸父弑君之賊其無後也何傷且以弟後兄聖人因而不革非化工之筆矣宜主穀

梁之說穀梁云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蓋孫以王父字爲氏正也子以父字爲氏變也曰疏之者隔而遠之也世近則親遠則疏子而字父推而遠之云爾

九月辛丑用郊

成十七年

公穀皆云用者不宜用也胡傳旣因之矣又引或曰蓋以人饗叩其鼻血以薦也甚謬削之可也後書曰始用人于社則前來未之用矣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城虎牢

襄二年

中國為鄭之不服故城虎牢蓋以威鄭非為鄭守也
非為鄭守安得而繫諸鄭乎傳稱據地設險可貴有
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非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

卒于鄆 襄七年

世衰道微或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故孔子懼而作春
秋春秋大義為誅亂臣賊子也然有不弑而書弑者

如趙盾以不越境書許世子以不嘗藥書鄭歸生以
憚勞懼讒書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書齊陳乞以廢
長立幼書之也有弑而不書弑者如衛桓則以嫡母
宋殤則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
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反陳平國則以殺諫臣
而通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吳餘祭則以輕近
刑人晉州蒲則欲盡去諸大夫而主其左右是也蓋
畫工能象萬物之形而化工則併其神而鑄之象形
者得其似鑄神者得其真春秋者化工之筆非畫工

之筆也故凡不弑而書弑者非以大逆誣臣子也迹
不弑而心弑聖人誅其心而懼之也弑而不書弑者
非縱之也殘賊之人謂之匹夫誅匹夫不可謂弑君
也按左氏鄭僖公爲太子時適晉不禮子罕適晉不
禮子豐及將會鄒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
諫殺之則殘賊之人與鄭夷陳平國等耳書曰卒于
鄆其旨微矣胡傳從公穀謂僖公欲從中國其大夫
欲從楚而弑之豈不悞哉審如是則鄭僖乃賢君矣
孔子安得而不正其大夫之罪哉不使夷狄之人加

于中國之君此曲說也

十有二月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襄二十八年

按夏歷十二月無甲寅非無乙未也左氏謂王人來
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懲過也其說是已胡
謂閏月之驗非也

春王正月公在楚

襄二十九年

傳云歲之首月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
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強臣所迫
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愚謂上

書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下書春王正月公在楚不奔天子之喪而奔楚人之喪據事直書而罪見矣故歲之首月公在他國不書而此獨書所以正名分也豈獨以夷狄所制強臣所迫而已哉

吳子使札來聘

襄二十九年

按左氏備載季札之事蓋賢之也公羊云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也賢季子也穀梁云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胡氏謂季札辭國而生亂故不稱公子以貶之春秋之時僭亂多而

遜讓少夫子嘗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而于夷齊泰伯實亟稱焉蓋重讓也于延陵季子而復譏之其責人不太甚乎上書晉侯使士鞅來聘下書吳子使札來聘君皆書爵臣皆書名而書使實以使之得人也公穀之說是矣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襄三十一年

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也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者乎此安國先

生所心疑而未解也故引趙巨謂以字乃之字傳寫
悞耳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其意似也其
說非也按以作呂呂已古共一字正則爲已倒則爲
呂也其義則舊說象氣之出而收止也又用也蓋一
字而兩義也今執用之義則誠如胡氏所疑若通以
收止之義則展輿因國人已攻莒子弑之乃立乃字
與以字正相應國人弑莒子于先而展輿立于後則
書莒人弑其君密州正實錄耳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昭元年

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
疾縊而殺之并其二子而自立是弑也今書卒者何
胡氏以爲中國不能致討他年又得大會諸侯于申
若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逆之賊非獨不必
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此說非也歷考
春秋所書弑君而後與會盟者眾矣何所不書而彼
書大率弑而不書者皆所謂匹夫也弑者不足責矣
見弑者有罪則没其弑而不書此仲尼自謂竊取之
義非史官之舊文也况圍之弑逆遠罷之聘穆叔知

其將有大事矣號之會蒲宮執戈諸國之大夫皆知其情矣黑肱伯州黎之出鄭子產又知其將行大事矣鄭敖爲君獨不察焉則養成弑逆之罪者誰乎卒而不弑非過也且下書公子比奔晉則其實亦不可掩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按左氏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夫曰瘡則非必死之證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以是日飲藥卽以是日卒則其卒也藥故也懼而

奔晉則太子亦自知其父之由我而卒矣書之曰弑雖世子且心服也孰曰不宜胡氏乃曰止不嘗藥也又引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及夫子未達不敢嘗之事以爲疾之當慎然則世子止之蒙弑者豈徒以不慎之故哉愚謂世子非不嘗藥也實有無君之心也觀止之自責曰我與夫弑者則其爲弑也其心有不容自昧者矣哭泣歆飭粥噍不容粒未逾年而死其責之深悔之切則必負罪之重有他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者以一念之不正而負終天之大惡世嘗有是也

雖痛悔何及乎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昭二十年

公羊云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叛也叛則曷爲不言其叛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穀梁云自鄆者專乎鄆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穀梁近是胡主劉敞之說以爲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其于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按十有八年三月曹伯須卒至是逾禫矣豈會得罪于嗣君故因平公之卒而待放因喪畢而出

奔歟是未可知也夫臣之出奔前此誠未有言自者後此則有言之者矣昭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是也二十一年先書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則後書自南里者叛也此公羊之所據也然叛則不應稱公孫矣以爲子臧之後賢之者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也季札者附子臧之節者也于季札則貶之于其身論子臧則賢之于其子孫何其說之迂乎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昭二十年

學海類編
齊豹殺繫豹爲司寇而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胡氏歸罪于宗魯謂宗魯孟繫之驂乘也于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此說謬矣書名則罪輕書盜則罪重靳豹之名而目之爲盜豈不愈見其危險之惡乎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

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矣以周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可也及豹殺公孟宗魯死之琴張欲弔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如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禮不爲利疾于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夫宗魯不逃公孟之難而又不背齊豹之薦己亦良難矣但繫姦而食之豹亂而受之則不得爲君子耳故仲尼以成齊豹之盜而速孟繫之賊責之非謂宗魯爲盜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學海類編

春秋胡傳考誤

二十

經義

傳云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矣
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
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因以此爲夫子自序其績夫
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特太虛浮雲耳鄆謹龜陰之
田瑣末細事也聖人豈自以爲功乎如以來歸爲序
績則鄭伯使宛來歸祊及齊人來歸衛俘豈亦有績
可序耶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具定十一年

三家初築三都以抗魯君其後家臣復據之以抗大
夫按正義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定
十年侯犯以邠叛再圍而不克由其城險固故也仲
由爲季氏宰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墮三都慮其拒
之故帥師而往乃子路自立此謀公羊云孔子行乎
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何休註
云邠叔孫氏所食邑費季孫氏所食邑二大夫以宰
吏數叛患之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長數畔
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也季氏說其言

而墮之又傳稱費人襲魯而仲尼在焉是仲尼知其
事以墮之爲是故不禁也然則是役也問則仲尼言
之非仲尼主謀也旣而仲尼適在則與知之非仲尼
終事也胡傳專以此謀歸之仲尼于墮費則曰是謂
爲國以禮可以爲之兆也于圍成則曰時仲尼雖用
事未能專魯國之政也克則稱夫子成事之功不克
則言魯君不任之故非所以訓也且聖人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今墮成不克是輕試而漫爲之矣當主正
義爲子路主謀爲是

薛弒其君比

定十三年

傳云稱國以弒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爲舉國之
眾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
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于春秋動輒有罪蓋商
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
卽人心遠矣其議復則善其謂當國大臣之罪則未
安按弒君有數例有稱盜者有稱名者有稱國者有
稱人者凡稱國及稱國人者皆君無道爲通國之所
欲弒者也弒君者惡不可以稱盜專不可以稱名微

不可以稱人則稱國以弑亦其義之必不可易者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哀七年

夏齊人取讎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哀八年

傳云春秋隱君之惡此何以備書于冊而不諱乎聖
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
其惡而追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
知其爲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
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爲能去其惡而與之也此迂
曲之論也春秋惟隱君之惡故滅邾不書滅而書入

處其宮晝夜掠執其君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惡之
極也不書執其君而書以邾子益來所謂婉以成章
而不失其實者也按邾子益齊出也齊人爲是取讎
及闡而復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是爲有
所畏而歸之乎抑果仗義而歸之乎以爲能去其惡
而與之謬矣屬詞比事春秋教也上書齊人取讎及
闡而下書歸邾子益于邾比事以觀而魯人畏強凌
弱之罪見矣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哀十年

傳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者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此論是矣復云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爲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國而傷中國之衰也以吳不稱人爲深著楚罪則過矣陳僅存之國楚人憑陵伐之信有罪矣吳能救之信可嘉矣吳楚之君不務德而力爭諸

侯吳之救陳彼善于此則有之非義師也故書楚公子結帥師伐陳據事直書而罪自見書吳救陳獨以號舉微示抑之意云爾按左傳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氏救陳不遽退故削而不書書吳所以愧魯也二君不務德季氏猶知之則吳之不得爲義戰信矣

春西狩獲麟

哀十四年

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

麟來事應雖殊其理一也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
天不違志壹之動氣也宓義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
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
無見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文成麟至理或有之
然有麟不足爲春秋重也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
易而無瑞無之不足爲聖人輕也比之河洛簫韶而
誇大之則陋矣

讀左漫筆

石碣殺州吁

隱四年

明 秀水陳懿典孟常著

石碣誘州吁離窟穴而執之大是高識

齊侯伐楚

僖四年

朱魯齋曰楚有僭王之罪而管仲不以責之乃舍其大
而責其細何也陳子曰管仲豈見不到此桓公急于圖
霸楚服則霸成僅以小責之使楚易以輸情而公亦易
以收服楚之名耳若治其僭王之罪楚豈有晏然而聽

削乎齊之力又未可以制楚之死命也宋人持論雖正而闡于時勢類如此

子魚論戰 僖二十二年

子魚之論戰當矣然子意宋君或者自料其非楚敵也而托于不鼓不成列之說以自解不然違禮而戰戰又不克名實兩喪其何說之辭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僖二十八年

社稷牧圉數語安反側之心

箕之戰 僖三十三年

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陳孟常曰不但爾日千古怒氣尙如生也

秦伯任好卒 文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云云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不東征也一篇大似論贊體太史公曰皆祖之

陳殺其大夫洩治 宣九年

洩治以直諫被禍左氏以夫子貶之恐未為得

齊晉鞏之戰 成二年

此段敘事典瞻委宛而詞命俱勝事多與漢事相類邵克張侯之血戰漢高虜中吾指之喻祖之逢丑父之脫齊侯紀信之誑楚祖之賓媚人蕭同叔子之對吾翁若翁之對祖之

師歸而諸將讓功可見春秋人物猶有三代遺意

晉智罃對楚子 成三年

對語不諂不激大是篤致

鄭賈人將寘罃褚中以出真大奇計後又不受德報節俠也

聾子請復椒舉 襄二十六年

援引析公雍子子靈賁皇四人故實子木已心動矣然後引入本意真善于說者李斯逐客書全本出來

子產數公孫黑 昭二年

子皙强悍僑未即討乘疾困而數之急其死也晉數王敦之罪即其故智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 昭三年

後世禮書有能嫻于辭若此否

叔向晏嬰私議

二大夫之言當矣獨怪其不力爭于朝而私論于宴樂豈其君實不惠而不聽良臣耶抑委之天定人不可勝耶或自斲其言如左券也

叔孫豹夢豎牛

昭四年

叔孫穆子之夢豎牛與漢文黃頭郎之夢何以異黃頭郎猶不過佞倖牛之禍叔孫氏則極矣豈非天哉又何如武丁之夢胥靡也昭子即位即朝其家眾而謀殺之

真豪傑難事宋理宗之於史彌遠何如

女叔齊論昭公不知禮

昭五年

叔齊論昭公甚當不知何獨遺吳孟子一事

鄭人鑄刑書

昭六年

刑書之鑄與武鄉侯以嚴治蜀之意同所以謝叔向而刑書卒不毀

孟僖子知孔子

昭七年

孟僖子能知夫子且能稱其上世而知後有達者可謂具隻眼人

屠蒯 昭九年

談言微中是滑稽而諷諫者大勝後世東方大夫之流其存智氏于言外勝優孟之于孫叔敖多矣

子產不毀司墓之室 昭十二年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墉不毀則日中而墉子太叔請毀之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孟常曰古人葬不擇時此可見也

子革規楚靈王 昭十二年

前順君如應響後諷君如轉圜而邱明敘事接換亦如雲蒸龍變莫可端倪更無斧鑿後世文章家疇能入其藩籬

倚相豈不諳一祈招之詩諺言以啓王問而規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勿許 昭十五年

穆子玩敵人于股掌之中以示威樹德諸葛之七縱七擒意蓋如此若乘亂因瑕勢在反掌安得援引古誼坐失事機也

晏子 昭二十年

和同之辨判若澠淄無死之言曠達而真懇其料陳氏不爽毫髮安在瞽史之知天道也

論禮一條即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意論語簡而盡左氏衍而腴亦可見聖賢之別

魏舒以魏戍為梗陽大夫 昭二十八年

大夫專封晉侯失權成鱗乃比于文武狡心著矣夫是以不幾傳而有三晉之分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

此決非聖人之言此公附會往往若此

趙鞅荀寅鑄刑書 昭二十九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蔡史墨曰范中行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孟常曰刑鼎之鑄實趙孟主之中行寅同之若范氏刑書則具久矣以鑄刑鼎滅宗宜三族同受其殃趙氏何德乃首事而獨免也邱明以成敗論人傳會

其說所謂失之誣者

闔廬與伍員議伐楚 昭三十年

奸雄之志如此子胥謀臣哉三師以肆楚而楚疲于奔命矣

范獻子策季孫 昭三十一年

范鞅之策慮魯臣去而晉臣偪也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昭三十一年

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其為意如此不然以晉之強而定魯反掌耳何以終于乾侯 終

春秋日食質疑

古歛吳守一萬先考

隱公三年 辛酉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雨水 七日二十三刻三十七分五十秒

閏餘 一日九十六刻六十分零一十二秒

寅朔 五日一十六刻七十七分三十八秒

交泛 二十六日六十六刻三十一分四十六秒

入轉 四十六刻七十分零三十八秒

盈多疾少為加差

當是三月己巳朔日食書二月者晦朔之誤公羊傳云何以

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

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

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

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傳云言日不言朔食

晦日也不知是晦即朔也日食必朔自古至今

未有食於晦者凡云食晦皆司歷之誤推也

桓公三年壬申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大暑 三十七日零零六十五分二十五秒

閏餘 八日零二刻五十一分七十四秒

未朔 二十八日九十八刻一十三分五十一秒

交泛 二十七日零零六十四分八十七秒

入轉 三日五十三刻四十分零五十一秒

縮疾相併為減差

當是八月壬辰朔日食書七月者豫閏之誤左傳云

中謂舉中氣以正月如無中氣乃閏月也不當閏

而置閏是為豫閏失之先天自後所書月數每減

一月直過當閏之月而月數姑與斗建合

桓公十七年丙戌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降霜 二十一日六十三刻八十七分五十秒

閏餘 一十五日三十二刻五十五分三十一秒

戌朔 六日四十一刻三十二分一十九秒

交泛 二十六日九刻零三十五分七十一秒
入轉 二十日零七刻零一分一十九秒

縮少遲多為加差

當是十一月庚午朔日食書十月者豫閏之誤穀梁傳云

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然日食必朔亦無食於既朔之理公羊傳云或失之前朔在前也或失之後朔在後也斯言是矣

莊公十八年乙巳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雨 五十九日六刻零三十五分

閏餘 九日八十八刻九十五分八十四秒

辰朔 四十九日七十一刻三十九分一十六秒

交泛 一十三日五十一刻八十分零九十二秒

入轉 四日七十二刻七十八分一十六秒

盈少疾多為減差

當是五月癸丑朔日食書三月者或夏正之譌也周正

三月不入交不食○穀梁傳云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今以歷應推之是食於晝非食於夜也夫夜食既不見矣何據而書夜食而書史不勝紀也左傳云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斯言是矣

莊公二十五年壬子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夏至 三十六日三十四刻五十六分五十秒

閏餘 二十八日七十八刻一十九分五十秒

午朔 七日五十六刻三十七分

交泛 二十七日零四刻八十九分九十六秒

入轉 一十三日二十八刻七十六分

盈少疾多為加差

當是七月辛未朔日食書六月者豫閏之誤杜註辛未實七

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是也

莊公二十六年癸丑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小雪 一十三日七十七刻四十四分二十五秒

閏餘 一十四日六十六刻零零五十一秒

亥朔 五十九日一十一刻四十三分七十四秒

交泛 一十四日三十五刻五十一分九十秒

入轉 二十一日三十刻零零八分七十四秒

縮少遲多為加差

是十二月癸亥朔日食

莊公三十年丁巳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秋分 一十三日八十七刻八十二分七十五秒

閏餘 二十六日八十二刻六十分四十五秒

酉朔 七日零五刻二十二分四十五秒

交泛 一十四日四十六刻九十六分三十七秒

入轉 三日九十五刻四十一分四十五秒

縮疾相併為減差 庚午定朔

當是十月庚午朔日食書九月者豫閏之誤

僖公五年 丙寅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處暑 五十日零六十四刻一十分

閏餘 五日六十九刻二十九分三十二秒

申朔 四十四日九十四刻八十分零六十八秒

交泛 二十六日八十九刻八十五分八十秒

入轉 二日八十五刻二十五分六十八秒

縮疾相併為減差

是九月戊申朔日食

僖公十二年 癸酉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穀雨 二十五日六十分零四十二分

閏餘 一十九日一十四刻七十六分零六秒

辰朔 六日四十五刻六十六分九十四秒

交泛 二十六日五十一刻九十二分七十秒

入轉 二十七日一十一刻零九分九十四秒

盈遲相併為加差

當是五月庚午朔日食書三月者或夏正之譌也周正

三月不入交不食

僖公十五年丙子夏五月日有食之

雨水 四十一日零四十六刻三十七分五十秒

閏餘 二十日零四十三刻六十三分零一秒

寅朔 二十日零零二刻七十四分四十九秒

交泛 二十六日零二刻九十三分一十三秒

入轉 二十日零四十三刻九十六分四十九秒

盈遲相併為加差

當是三月甲戌朔日食書五月者誤失兩閏當閏而不置閏

是為失閏失之後天自後所書月數每加一月至再失閏則加兩月必俟追補前閏而月數始與斗

合建

文公元年乙未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雨水 二十日零一十刻零七十三分五十秒

閏餘 二十日零三十九刻零五分四十六秒

寅朔 五十九日七十一刻一十八分零四秒

交泛 二十六日五十九刻七十七分四十八秒

入轉 九日五十三刻七十一分零四秒

盈少疾多為減差

當是三月癸亥日食書二月者豫閏之誤

文公十五年己酉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小滿 五日零二刻八十七分七十五秒

閏餘 二十七日九十二刻七十六分零三秒

已朔 三十七日一十刻零一十二分七十二秒

交泛 二十六日四十四刻七十三分九十二秒

入轉 二十六日六十五刻六十六分七十二秒

盈遲相併為加差

是六月辛丑朔日食

宣公八年庚申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秋分 四日四十六刻三十五分七十五秒

閏餘 三日五十四刻八十七分九十秒

酉朔 九十一刻四十七分八十五秒

交泛 二十六日七十九刻零六分七十三秒

入轉 六日一十七刻一十分零八十五秒

縮疾相併為減差

當是十月甲子朔日食書七月者夏正之譌兼晦朔

之誤

杜註月三十日食是以朔為晦也
○周正七月八月俱不入交不食

宣公十年

壬戌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春分

一十二日三十三刻零九分二十五秒

閏餘

一十九日八十六刻五十四分六十六秒

卯朔

五十二日四十六刻五十四分五十九秒

交泛

一十四日零九刻六十八分六十七秒

入轉

一十日零一十八刻四十三分五十九秒

盈少疾多為減差

是四月丙辰朔日食

宣公十七年己巳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穀雨

一十九日四十七刻七十九分

閏餘

八日三十二刻零二分五十七秒

辰朔

一十一日一十五刻七十六分四十三秒

交泛

四十一刻五十五分四十四秒

入轉

一日一十八刻九十五分四十三秒

盈多疾少為加差

當是五月乙亥朔日食書六月癸卯者有兩誤焉失

閏一也夏正二也

夏正六月建未為癸卯朔距此相隔三月初因失閏之誤以五

月為六月既因夏正之誤以乙亥朔為癸卯也然癸卯未朔不入交則不食也明矣

成公十六年

丙戌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小滿 一十九日零六刻七十八分七十五秒

閏餘 一十六日九十五刻五十一分零九秒

巳朔 二日一十一刻二十七分六十六秒

交泛 二十六日九十八刻三十五分九十五秒

入轉 二十二日三十五刻九十六分六十六秒

盈遲相併為加差

是六月丙寅朔日食

成公十七年

丁亥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霜降 五十六日四十九刻六十五分五十秒

閏餘 二日八十三刻三十一分一十秒

戌朔 五十三日七十六刻三十四分四十秒

交泛 一十四日二十八刻九十七分九十二秒

入轉 二日八十一刻八十三分四十秒

縮疾相併為減差

當是十一月丁巳朔書十二月者失閏之誤

襄公十四年壬寅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大寒 四十一日二十二刻九十一分七十五秒

閏餘 一十日零一十八刻一十三分六十七秒

丑朔 三十一日零四刻七十八分零八秒

交泛 一十四日零二刻七十七分七十六秒

入轉 一十九日九十三刻七十九分零八秒

盈遲相併為加差

是二月乙未朔日食

襄公十五年癸卯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夏至 一十八日六十四刻七十八分五十秒

閏餘 二十五日五十七刻九十九分六十一秒

午朔 五十三日零六刻七十八分八十九秒

交泛 二十六日三十三刻九十四分二十五秒

入轉 二十五日九十七刻五十一分八十九秒

盈遲相併為加差

當是七月丁巳朔日食書八月者失閏之誤杜註丁巳七月

一日日月
必有誤是

襄公二十年 戊申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秋分 一十六日一十八刻九十九分七十五秒

閏餘 二十三日六十三刻三十五分四十一秒

酉朔 五十二日五十五刻六十四分三十四秒

交泛 一十三日七十五刻零零六十六秒

入轉 六日六十四刻一十七分三十四秒

縮疾相併為減差

是十月丙辰朔日食

襄公二十一年 己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處暑 五十日零九十九刻七十四分

閏餘 四日零七刻三十八分五十秒

申朔 四十六日九十二刻三十五分五十秒

交泛 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八十二分七十秒

入轉 一十二日七十九刻九十分零五十秒

縮疾相併為減差

是九月庚戌朔日食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秋分 二十一日四十三刻四十二分七十五秒

閏餘 四日九十八刻零一分三十二秒

西朔 一十六日四十五刻四十一分四十三秒

交泛 一十六日六十八刻六十六分三十九秒

入轉 一十四日七十七刻五十分零四十三秒

縮多遲少為減差

按十月庚辰朔不入交不食日食必朔六月一交萬無比月而食之事凡書

比食皆由史官存疑之誤是年蓋因失閏原紀為十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後見丁建過辰月數不合追補前閏始改庚戌朔為九月又不敢擅削十月日食之文遂易以庚辰朔而併存之致有比食之誤也襄公二十四年比食之誤同

孔子生日考附是年公羊傳書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按之經文十一月無庚子

日子臆度之公羊所書或猶是失閏之月數若以補閏正之則為十月二十一日庚子也未知是否附此請質高明

襄公二十三年辛亥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大寒 二十八日四十二刻七十八分七十五秒

閏餘 一十九日四十八刻四十二分四十四秒

丑朔 八日九十四刻三十六分三十一秒

交泛 二十六日五十六刻八十三分一十九秒

入轉 一十八日八十三刻六十三分三十一秒

盈遲相併為加差

是二月癸酉朔日食

襄公二十四年壬子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夏至 五日八十五刻六十五分五十秒

閏餘 五日三十六刻二十二分四十五秒

午朔 四十九刻四十三分零五秒

交泛 一十三日八十七刻四十五分一十三秒

入轉 二十六日八十四刻九十六分零五秒

盈遲相併為加差

是七月甲子朔日食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大暑 三十六日二十九刻三十四分二十五秒

閏餘 六日二十六刻八十五分二十七秒

未朔 三十日零零二刻四十八分九十八秒

交泛 一十六日一十九刻二十八分八十二秒

入轉 一日二十七刻零九分九十八秒

縮疾相併為減差 癸巳定朔

按八月癸巳朔不入交不食比食之誤詳見前

襄公二十七年乙卯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霜降 二十三日三十三刻六十九分五十秒

閏餘 一十二日零八刻八十三分三十二秒

戌朔 一十一日二十四刻八十六分一十八秒

交泛 二十六日四十九刻五十九分七十秒

入轉 二十五日二十刻零一十五分一十八秒

縮少遲多為加差

當是十一月乙亥朔日食書十二月者失閏之誤左傳

云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是矣又云辰在申再失閏則不合今以歷應推之建申建酉之月俱不

昭公七年

昭公七年丙寅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春分 四十七日九十六刻六十一分二十五秒

閏餘 七日二十七刻一十分零一十秒

卯朔 四十四日零六十九刻五十一分一十五秒

交泛 二十七日零二刻六十一分零七秒

入轉 四日五十五刻八十六分一十五秒

盈少疾多為減差

是四月甲辰朔日食

昭公十五年甲戌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穀雨 三十五刻七十四分

閏餘 六日六十刻零二十九分八十五秒

辰朔 五十三日七十五刻四十四分一十五秒

交泛 一十三日九十五刻二十九分九十一秒

入轉 九日二十七刻五十七分一十五秒

盈少疾多為減差

當是五月丁巳朔日食書六月者失閏之誤

昭公十七年丙子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處暑 一十二日五十九刻三十五分

閏餘 二日四十五刻一十八分八十八秒

申朔 一十日零一十四刻一十六分一十二秒

交泛 二十六日七十六刻一十二分四十四秒

入轉 一十一日四十七刻零三分一十二秒

縮疾相併為減差

春分 四十日零四十四刻零九十一分二十五秒

閏餘 二十七日四十五刻一十分七十一秒

卯朔 一十二日九十五刻八十分零五十四秒

交泛 一十二日八十五刻一十分零三十秒

入轉 二十七日一十六刻八十九分五十四秒

盈遲相併為加差 丁丑定朔

按是年九月甲戌朔四月丁丑朔二朔入交皆是夜

食餘月朔無甲戌俱不入交備錄於右以俟 宏博君子訂正

焉

昭公二十一年庚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夏至 三十二日六十九刻六十九分五十秒

閏餘 十四日六十一刻七十四分六十七秒

午朔 一十八日零七刻九十四分八十三秒

交泛 二十六日八十七刻五十六分九十一秒

入轉 二十一日六十七刻八十一分八十三秒

盈遲相併為加差

是七月壬午朔日食

昭公二十二年辛巳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小雪 一十日零三十刻零十六分二十五秒

閏餘 六十七刻五十四分六十八秒

亥朔 九日六十三刻零一分五十七秒

交泛 一十四日一十八刻一十八分五十秒
入轉 六日一十三刻六十八分五十七秒

縮疾相併為減差

是十二月癸酉朔日食

昭公二十四年癸未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穀雨 四十七日七十三刻五十九分

閏餘 一十六日零八刻五十六分六十二秒

辰朔 三十一日六十五刻零二分三十八秒

交泛 二十六日三十八刻一十九分三十四秒

入轉 八日一十七刻四十一分三十八秒

盈少疾多為減差

是五月乙未朔日食

昭公三十一年庚寅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小雪 五十七日五十刻零三十四分三十五秒

閏餘 九日九十七刻七十四分四十五秒

亥朔 四十七日五十二刻五十九分八十秒

交泛 二十六日六十一刻零八分二十八秒

入轉 一日零三刻五十二分八十秒

縮疾相併為減差

是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定公五年

丙申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潮按公羊是正月

雨水

五十五日零三刻六十七分五十秒

閏餘

八日零二刻二十二分二十五秒

寅朔

四十七日零一刻四十五分二十五秒

交泛

一十四日零三刻一十四分六十九秒

入轉

一十九日二十五刻三十四分二十五秒

盈遲相併為減差

是三月辛亥朔日食

定公十二年

癸卯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秋分

四日八刻零四十二分七十五秒

閏餘

一日九十一刻四十分零零八秒

酉朔

二日八十九刻零二分六十七秒

交泛

一十四日二十六刻零三分六十三秒

入轉

一十二日一十一刻七十五分六十七秒

縮疾相併為減差

當是十月丙寅朔日食書十一月者失閏之誤

定公十五年

丙午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大暑

一十九日六十六刻三十一分二十五秒

閏餘

三日二十刻零二十一分零三秒

未朔

一十六日四十六刻一十分零二十二秒

交泛

一十三日七十六刻六十六分零六秒

入轉

二十六日一十六刻八十一分二十二秒

縮少遲多為加差

是八月庚辰朔日食

續經

哀公十四年

庚申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穀雨

一日七十七刻一十三分

閏餘

五日一十刻零九十四分六十八秒

辰朔

五十六日六十六刻一十八分三十二秒

交泛

二十六日九十一刻八十二分

入轉

三日八十七刻七十一分三十二秒

盈少疾多為減差

是五月庚申朔日食

孔子卒日考附

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己丑孔子卒

春分 四十一日八十二刻二十八分二十五秒

閏餘 二十五日九十五刻七十三分五十四秒

卯朔 一十五日八十六刻五十四分七十一秒

交泛 一十八日六十刻零四十分零一十五秒

入轉 二十一日七十七刻零三分七十一秒

盈遲相併為加差 庚辰定朔

是四月初十日己丑孔子卒 杜註以哀公十五年左傳有閏月之文乃加一月數推筭則建辰為四月無己丑日遂疑日月有誤今以歷應推之哀公十五年不當置閏則孔子

之卒果在卯月初十日己丑與經文合不復有疑矣

詩書日食考附

書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蔡註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於房宿也

夏仲康六年丁卯季秋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霜降 四十五日零零八十一分五十秒

閏餘 二十七日七十二刻三十七分零九秒

戌朔 一十七日二十八刻四十四分四十一秒

交泛 一十四日七十五刻七十三分八十五秒

入轉 一十七日五十三刻六十三分四十一秒

縮少遲多為加差

是九月辛巳朔日食以冬至日躔虛六度起筭則是

朔也食於房二度八十五分將出食限所食甚微是以羲和未之知也

詩經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周幽王六年乙丑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秋分四十六日二十九刻九十八分七十五秒

閏餘一十九日一十一刻八十九分三十五秒

酉朔二十七日一十八刻零九分四十秒

交泛一十四日五十七刻一十分零零四秒

入轉二十二日六十六刻三十八分四十秒

縮少遲多為加差

是周正十月辛卯朔日食詩傳以夏正十月釋之不

且不入交不食

皇清類編

三

經



